

王魯彥著

鄉

下

生活書店

小 型 文 庫

下 鄉

王 魯 彥 作

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

小 型 文 庫

下 鄉

著 者 王 魯 彥

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

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
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七 月

鄉
下

「你發了瘋嗎，阿毛哥」

「我做不得人——我先和他拼個命——哼！限你三天——你叫我到那裏去弄這筆捐錢？偷嗎？搶嗎？我阿毛不是這等人！我從來不靠天，不靠地，單靠我這副鐵打的筋骨吃飯的！——他要逼死我，我就先要他的命！——你看！你看我這鐵打的筋骨！十個阿坤殺豬徒也不在我眼裏！……」

阿毛咬着牙，對着阿利哥瞪着深陷的發火的眼，緊握着拳，挺出赤裸的臂膊來。那臂膊，像是塗着古銅色的油漆，光亮而且潤澤。這裏那裏打着紐結似的筋絡頂起了皮膚

綻着。

「你不能——他不是好惹的！」

「別人不敢，我阿毛就敢——阿坤是什麼東西——不錯，陳家村裏有名的惡霸，殺豬宰羊，刀斧不離手，一臉橫肉，三角眼睛，人人怕他——但我阿毛可不！我阿毛做苦工出身，生成鐵打的筋骨，單是這十個指頭就和鐵鈎一樣，抓得起八尺磨，石搗臼，只要我用一點點氣力，就能把鐵杵錘捏成粉屑；牆上一拳，叫牠穿個洞——你看你看……」

阿毛哥說着，咬緊牙關，就在對面牆上撲的一拳打去。果然那裏立刻陷了一個洞，泥灰紛紛落了下來，他却面不改色，沒有一點疼痛的表情。

「我不是說這個，阿毛哥。你的力氣大，陳家村裏那個不知道！阿坤自然吃你不下，他是虛力，你是實力。可是他橫行無忌，不是專靠他的氣力，你該明白！」阿利哥說着，在地上敲去了旱煙管中的煙灰。

「我明白，我全明白！他現在是鄉公所的事務員，靠鄉長吃飯——哼！那東西也不是

好貨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阿利哥突然從板凳上站了起來，握着空煙管，篤篤篤，篤篤篤，用力敲着桌邊，想用這聲音掩住阿毛哥的語音似的。

「怕什麼！」阿毛哥推開阿利哥的手，大聲的說，愈加憤怒了。「我阿毛，憑良心做事，靠氣力吃飯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倒來怕他不成！」

「那自然……」

「強生是什麼東西！一字不識，和我阿毛一樣，看看明明，摸摸平平！」阿毛哥繼續着說。「從前負着一身的債，飯也沒有吃，餓得骨瘦如柴，比我阿毛還不如！因為面皮生得厚，頭生得尖，鑽到了一個鄉長；心生得黑，手生得齷齪，這裏抹一下，那裏揩一下，今天才吃得肥肥的，搖搖擺擺，做起紳士來！可是我們這班窮人倒了霉啦，今天這樣捐，明天那樣捐，賣兒子還不夠，還得剝下自己的皮來付捐錢——這是什麼話！什麼話……」

「真是越變越不像樣，一天不如一天啦！」阿利哥點起旱煙管，也發起牢騷來。「從

前鄉村裏的惡紳橫行無忌，也只敲敲有錢人的竹槓，還管不到別的事情，現在索性做起地方官來，委做鄉長，把村裏兩三千家人家，幾萬個人，都交給他管啦。」

「管些什麼事情呢？」阿毛哥憤怒地睜着眼問。

「正經事不會做，公益事不管，你爭我吵不會調解！只曉得今天要錢，明天要錢！從前捐錢由縣裏派人來收：收欸的人落一點荷包，縣知事落一點荷包。現在歸鄉公所收捐，事務員落一點荷包，鄉長落一點荷包，縣知事再落荷包，到省裏解不到一半，所以省裏只是把捐稅加了又加，想出一個新的捐稅，又來一筆新的捐稅，縣裏再加上新捐，鄉長又加上新捐，事務員又加上什麼罰欸，一層一層剝了又剝，把我們老百姓統統剝窮啦！」

「鄉公所裏幾個人可富啦！你看，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，現在做了鄉長，穿着長衫，進出出都是轎子，一年到頭兩個長工，今天買肉，明天買魚，扛開桌子，中風白板，這裏買田，那裏買屋啦……」

「從前警察局專門捉賭，自從鄉長設立以後，賭禁反而開啦……唉……」

「強生自己就開頭放賭，他家裏每天兩桌，晚上點着汽油燈，頭錢就有兩三圓，怎麼不發財！橋頭保衛團做點什麼？也是日夜牌九麻將！賊來了沒有看見，強盜來了躲躲開！哼！還有不能上口的事……」

「還不是真能保衛，也只保衛有錢的人，像我們這些老百姓就用不着保衛。官場做事真欠公平，我只有兩畝田，也要我保衛捐，錢糧裏已經加上了，鄉長還要我再出。像從前開着一片小店倒也罷了，現在時勢不利，小店關了門，街上擺點攤頭，每個月要付攤頭錢給地主，還要付營業捐給保衛團，再是什麼保衛捐，簡直做不得人啦！唉！唉！……」阿利哥說着，搖起頭來，嘆着氣。

「都是那些混蛋！今天敲詐，明天敲詐！住一點房子，還不是捐了又捐！」

「是呀！我這一間破屋不曉得出了多少錢啦！一種是門牌費，只在我門上釘一塊藍底白字的小小洋鐵皮，就要我五角大洋，過了幾個月釘過一塊，換過一塊，今天改三號，明天改二號，今天叫做萬利路，明天改做吉祥巷，每次都得出錢，連舊洋鐵皮也沒給我。」

「誰會給你！……改了一改，又是新的！……」

「又什麼戶帖，把你名字人口寫在上面，貼在門口，——那上面明明寫着分文不收，貼的時候却問你要錢，說是什麼紙張費，漿糊費，人工費！隨後一個月半個月來查一次，查一次貼一次小張頭的紙，說是複查，複查一次又得出一大錢，查來查去查個不清！這樣總算够了吧？」

「哼……」

「又來一種自治戶捐，自治戶捐之外，現在歸鄉公所收用叫做住戶捐啦，半年一收。大屋要收，破屋要收，租人家的屋也要收。到鄉長那裏去說說情，說是除非你住到狗窠裏去可以免掉呢！唉，做人真難！一天不如一天啦！說不定將來走路吃飯都得派捐啦！……」

「我不是和你一樣的被他們敲詐！住屋以外！我還有一只破划船，也是船牌費，換號費，營業稅，一次又一次的剝了去！付得遲一點，就要把船拖到岸上來，就要把船敲破！阿坤那個狗養的，我受過他多少次的氣！他一向不做好事，代人討債打架，包酒捐收印花稅，走

進人家房裏翻箱倒篋，調戲婦女，無惡不作！這次碰在我手裏，我再也不能放過他啦！——三天！三天！你看我把他打個半死半活！——兩個月沒有一個錢收入啦，河水這末乾，划船早已拖到岸上，要修理又沒有錢。父子兩口天天要吃飯，這裏借錢那裏借錢，債像山積，他們却要我出掏河捐，說五角就五角，一元就一元，說五天就五天，三天就三天，簡直比皇帝的聖旨還厲害！我在那裏開着錢莊嗎？」

「開了錢莊，就不付捐錢也可以啦！」

「正是這樣，叫人更加痛恨！那些狗養的，專門欺侮我們窮人！這次掏河，真是爲的大家嗎？又是借名頭包私囊募捐吃一批，報銷吃一批，我們窮死，他們幾個人闕死……」

「真的，你我一天不如一天啦！我從前……」

「我從前好不快活！」阿毛哥搶着說。「廿幾歲的時候，挑着三百斤重担，爬山過嶺，不用休息，也不必換肩，腿也不痠，口也不乾，抬轎抬搖籃，總是重量在我這一頭。附近四鄉，那個不知道我阿毛氣力大！那個不要我阿毛挑担抬轎！自從火車通了以後，我才漸漸走

起壞運來，挑抬的買賣全給火車搶去了。有力無用處，只好給人家磨谷舂米，這時已經上了三十歲，一連五年，倒也罷了。三十六歲那一年，該死的軋米船下水啦！一天到晚開到這裏那裏，又把我的買賣搶去啦！我這才沒辦法弄起划船來。誰曉得去年汽車又通啦！來往客人頂多的地方又給汽車搶了生意去！一個老婆又生病死啦，這裏借錢那裏借錢，才把她抬了出去。今年却忽然三個月不下雨，河水乾啦！你叫我父子兩口吃什麼？那些混賬還要我來出掏河捐！等他們把河掏好，我老早餓死啦！一個村裏的人這樣不講情面。我好好的對強生去說情，他却看我越窮越逼得緊——派一個惡棍來，限我三天——這筆捐錢簡直要我的命！我說——我管你死活——那個阿坤惡棍竟惡狠狠的對我說：「限我三天！我有錢也不付！就和他先拚個你死我活！你看，我阿毛上了四十年紀啦，鐵打的筋骨還在這裏！我怕他不成……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，忍耐一點吧。阿毛哥！你聽我的話，這事情不是這樣解決的！緩緩的來吧，惡人自有惡人磨！你我都已這樣年紀啦，好人惡人還看得少嗎？我們從來沒有和人

家打過架，這事情萬萬不可以！捐錢呢，我幫你設法，三天內一定有辦法，請你放心吧！」

「我不要你幫忙，我手邊有一千元，也不給他一個銅板！那些壞蛋，不早一點給他們教訓，還要作惡得厲害的！——哼！三天！限我三天！你看着吧！我就在今天！明天！……」

阿毛哥說着咬着牙齒，用拳頭槌着桌子，彷彿阿坤殺豬徒就在桌子底下，他要用力擊斷他的背脊似的。他的深陷的眼睛裏燃燒着強烈的火焰，像要連腦殼都燒着了。一樣。

「你簡直發了瘋啦，阿毛哥！你不可以！你得聽我的話！放得平心靜氣一點！……」

二

一天，二天，第三天到了。

將要吃中飯以前，阿毛哥從三品哥家裏走了出來。三品哥穿着一條短褲，打着赤膊，跟在他後面。阿毛哥一手拿着一包銅板，踏着急速而有力的脚步走着，像在憤恨地蹬着

脚下的石板。他低着頭，口中喃喃地做着聲音，眼裏冒着火。

他現在準備付那筆五角大洋的掏河捐了。阿利哥，三品哥都不許他打人，都到別處借了錢來給他，要他付那筆捐錢。三品哥的二角錢，還是銅板湊成的。他現在不能不依從他們的勸告，不能不接受他們好意的幫助了。他只得拿了一包角子和銅板，到鄉長那裏去付捐錢。

然而他心頭的火却愈加猛烈了。他想起他受人的壓迫，欺侮，伸不出拳頭去打一陣痛快淋漓，非牛馬似的忍耐着不可，愈加憤怒得像瘋了似的。

「裝一點笑臉吧，阿毛哥，見着鄉長！」

三品哥還這樣的勸告着他。這是多麼使他氣忿的事！他已經快要被人家逼死了，還得裝着笑臉，送錢給人家！他不是爹娘養的嗎？窮人是這麼賤的嗎？哼！他愈想愈氣，臉色變得非常蒼白，痙攣地緊握着拳，上下排牙齒禁不住互相敲擊起來了。

「不要生氣啦，阿毛哥！靜一靜吧！要生氣，回到家裏再說。我也是一肚子牢騷要和你

細談呢！三品哥在後面望見他那種樣子，怕他動手打人，闖下禍來，所以只是跟着他勸阻他。

「好啦好啦！我把這斷命錢丟給那鬼東西就走，你放心吧，我今天不動手啦！」

「你得好好交給他，千萬不要這付臉色！」

「你回家吧！」阿毛哥不耐煩的說，「我依你的話，好好交給他就是！」

「不，我在門口等你，我還有話同你說！只要你進去了，好好出來，不闖禍，連累我老弟就是啦！」

「唉，唉！」阿毛哥嘆着氣，感動得連眼淚也將迸出來了。「我會忍耐的，三品哥！」

同樣年紀，同樣的貧窮困苦，只有阿利哥和三品哥對他像親兄弟一樣，幾年來互相勸慰着，幫助着。做人一天比一天難了，要不是他們倆，阿毛哥或許到現在已經不能平安地活着，也許早已闖下大禍，被人害死了！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多麼不能忍耐的人！只有他們倆老是勸阻着他，逼迫着他到處忍耐着，他能不依從嗎？然而這樣的活着，却使他更加

痛苦。一次被人欺，不做聲，低着頭忍耐，就每次得被人欺侮了。忍耐，忍耐，他越忍耐，越覺得透不過氣來，越活不下去；然而，他仍得忍耐着！連天崩下來了，也得忍耐着！

現在他已經走到鄉長的大門口了，三品哥留在門邊，他得忍耐地踏進門限。

「唉——」阿毛哥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終於十二分壓制着自己，又復苦笑了一下，走了進去。

「鄉長先生在家嗎？」同他一樣輩分，同他一樣的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的他，現在得叫他鄉長先生！除了那一件長衫，不是也和他一樣嗎？阿毛哥想着，磨了一陣牙齒。

「做什麼站住！——外面等着！不要粗手粗脚的驚動鄉長！——他才睡下去！」房裏突然出來了尖利的命令，把他的脚步擋住在二門口。

阿毛哥憤怒地睜大了眼睛，從窗口外望了進去。隔着玻璃窗坐着的是培德小學校長金生，手裏握着筆，口裏含着一支香煙，正瞪着眼對他望着。

「什麼狗養的！」阿毛哥喃喃地罵着，但沒有出聲。

那畜生好無禮！他是菊生麻子的兒子，應該叫阿毛哥做叔叔，讀了幾句書，拍上了強生鄉長的馬屁，拜他做乾爹，做起小學校長，和鄉公所的書記來，便目空一切，橫行無忌，這裏一張佈告，那裏一張字條，要錢，要人，要命！今天見着阿毛哥，便不把他當人看，擺着老爺架子，開口罵他粗手粗腳。要不是三品哥等在大門外，阿毛哥簡直忍耐不住，隔着玻璃窗一拳打將進去。

「付掏河捐來的！」阿毛哥狠狠的說，用力把錢包往窗口外桌上一擲。

「教不會的牛！要你輕一點，偏是這樣鬧！」金生校長瞪着眼，怒氣的說，一面翻着捐簿，「你該出五角大洋——限期已經過了才送來——全是銅板嗎？去換銀角來！沒有人數！」

阿毛哥眼睛發了紅，幾乎要把錢包對着窗內擲了去，但牙齒一咬，又終於按住了怒氣，只把錢包一抖，讓銀角和銅板落在桌上，轉身就走了。

「沒有地方換——不是一樣是錢嗎？隨你要不要！」

「猪獯！」

他聽見窗內金生校長又罵了起來，不自主地停住脚步，回過頭來——但忽然又像瘋了似的，急速地往大門外跑了出去，也不管三品哥在門口等着，一直走向自己的家裏。

「阿毛哥……阿毛哥……怎麼不理人……你又生氣了嗎……」三品哥立刻從後面追了上來。

「你這畜生！你這狗養的！……你這畜生！……你這……你這……狗養的……」阿毛哥毫不理會，三品哥頭也不回，只是喃喃地罵着，蹬着脚往前走。

「你罵誰？你罵我嗎，阿毛哥？」三品哥趕上前幾步，拉住了阿毛哥一只手臂。

「忍耐！忍耐！你叫我忍耐到死嗎？……天下全反啦，你不曉得！狗養的小子都欺侮起我來！再忍耐下去，連屋角裏的老鼠也要咬我啦！」阿毛哥說着，用力蹬着脚。

「誰呀！你說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「狗養的，菊生麻子的兒子！」